

心中一盏明灯

焦淑梅

婆婆的“吝啬”让我很不解。我们位于太原西矿街太重小区的住宅，客厅居中，采光不好，只要朝南的卧室里有光能透进来，她就不开灯。

“省点电啊，国家发电不容易啊……”每当我们傍晚回家进了客厅，第一个习惯动作是开灯，婆婆就会噘着嘴是皱纹的嘴提醒。

不缺钱交电费。况且，现在实行阶梯电价，百姓都拍手叫好。1949年出生的婆婆，与共和国同龄，赶上国家政策好，她的退休金足够安享晚年。可是，她经历过艰苦，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，她爱惜身边拥有的一切，尤爱屋里的每一盏灯，隔几天，就让子女们踩着凳子把屋顶的灯擦一遍，连灯罩都一尘不染。灯光让黑暗遁于无形，让光明永在。光明让古稀的婆婆活得生机勃勃，夜晚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，看电视或做针线活的老太太怡然、安宁。

她说不出该怎样感谢这个时代。前些天看电视里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，看习近平总书记讲话，她眼里含着泪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共产党好，共产党就是好！”她是有发言权的，这绝对是她的真心话。

婆婆出生在山西天镇一个小山村，贫穷如影随形。父母生养了七个儿女，天黑了姊妹兄弟们挤睡在唯一一条大土炕上。黑夜有呼呼吼的山风，能听到窗纸呼啦啦的声音。不点灯吗？月亮就是灯！没有月亮的夜晚就摸黑，实在需要光照，就摸索着点一根“麻秆”，照一下。后来，有了煤油灯，欢喜得紧。煤油灯黑黄的火焰一跳一跳，夜有了活力。她的母亲眯着眼一针一针纳鞋底，少年的婆婆和她的妹妹“翻骆驼”（一种用线绳玩的游戏）。家徒四壁，四壁是大人和孩子们高高低低、大大小小的身影。有时，孩子们会趴在小板凳上熬夜的黑，胡思乱想，想啥时黑夜也明亮亮的？当然，根本不会想到，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。

“电灯电话，楼上楼下，多好！”今天的婆婆吧噤着嘴，总是知足又感恩。

婆婆嫁给公公时，家里穷得吃饭的碗都没几个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随着公公的工作调动，举家来到太原市。

哪里有住房啊，就在离太原原机厂不远的灰渣坡上，随着早迁来的移民，搭自建房。房子一砖一瓦、一梁一柱，都是从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里省出来的，是周围一般境况的工友、邻居们齐心协力帮建的。就像燕子衔泥，历时一年多，一间矮矮的土坯屋子落成后，拴了一盏瓦数不高的电灯。昏黄的灯光铺满屋子，照在来庆贺的工友们脸上，个个喜气洋洋。身富力强的汉子们，激情澎湃。招待他们的不过是清水白菜，却吃得热火朝天。他们频频举杯，晋泉高粱白酒的碰撞声中，是对定居太原、未来可期的无限欢喜。彼时，我老公还在我婆婆怀里吃奶。奶孩子的婆婆看着新屋，瞅瞅屋顶那个15瓦的灯泡，想到以后的日子夜不再黑，她心里亮堂堂的。

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。那是1996年的秋天，一个丰收的季节。婆婆永远忘不了那一天，太重公司福利分楼房啦！80平方米的房子不到6万元，个人只需先交85%，房就到手。一年后，新房装修好，卧室、客厅、厨房及卫生间都安装了造型各异、美观大方的顶灯。喜滋滋的婆婆，小心翼翼地按下开关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打开灯。屋里灯火通明，白炽灯的光很通透，细细密密，温情抚摸里角落落，屋内一片祥和，亲人围坐，灯火可亲。楼上楼下，家家欢声笑语，夜色里仿佛是纯银的童话王国。一个农村的穷孩子，在太原市有了自己的住房，孩子们也都在太原市落了户，成了太原居民……说起今天的生活，婆婆心花怒放。她把头抬得高高的，腰杆挺得直直的，她感恩这个时代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国富民强，普通百姓也实现了命运的逆袭。大家都发自内心的高兴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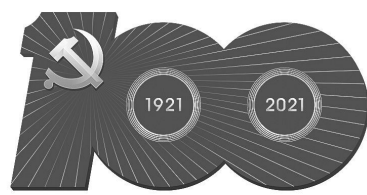
退休后，婆婆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在我们居住的小区开始打扫卫生，她像打扫自己家一样认真对待清洁工作。每早天蒙蒙亮，她准时开灯，起床，下楼，扫马路。她挥舞着一把扫帚，认真清扫小院内里的道路，不放过犄角旮旯的一个塑料袋、一个烟头、一个纸屑。遇见废旧纸箱，她会捡起，收集起来，攒多了，卖到废品站。对她的一些

“抠门”行为，我们温和地表示过反对，可反对无效。她总是说：“你们出生在一个好年代，没怎么吃过贫穷的苦。节俭是我们国家的传统，浪费不好。”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中看到她好几张公益捐款收据，有“2020年疫情社区捐款优秀退休职工”等，我突然觉得，这个70多岁的老人，已然苍老的身体，依然散发着别样的温暖和力量。

暑假前，我上学的孩子，发来一张电脑显示器的照片。他喜滋滋地说：“毕业离校的老师不方便带回家，不要了，我就捡了再用。”孩子是“00后”，生活条件算比较好，却有如此惜物的情怀，是好人风照亮了他，他有一个朴素又节俭的奶奶。

“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，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，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……”忆苦思甜，难怪婆婆看电视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，会噙着泪说：“共产党好，共产党就是好！”

显然，在不识几个字的婆婆心里，我们的党就是一盏明灯。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“党在我心·锦绣太原”征文

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太原日报编辑部
太原文学院 太原市作家协会 联办



1999年是永祚寺双塔修建400周年。位于太原市区东南郝庄的永祚寺双塔是太原的标志和象征，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，历经400个春秋，由于战火摧残和风雨侵蚀，西塔、东塔都出现破损和倾斜，西塔的残损于1984年修复。

1994年，市文化局发现东塔出现倾斜且日趋严重，形势十分严峻，为挽救文物古迹，市委、市政府决定对东塔实施纠偏，并请来杭州纠偏大师曹时中先生担当此任。曹时中先生与其夫人查良璇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，查良璇女士是著名文学大师查良鏞（金庸）的亲妹妹。纠偏施工期间，我多次看望曹时中夫妇，并到其操作井下一探施工技术之秘密。纠偏完成之后，经市文管会负责人提议，市委、市政府决定，立碑以记其事，并推荐由我起草碑文。我恐不胜任，建议能否另请他人。经领导研究决定，仍责成由我完成此文。文稿出来后，姚奠中先生给予指导，看了最后一稿，表示认可。

现将碑文收录于后。
永祚寺东塔到偏碑记
太原，古城晋阳，历史文化，源远流长，文物名胜，光辉灿烂。而永祚双塔，尤以并肩矗立，名冠全国，实为太原之标志。
永祚寺亦称双塔寺。明万历二十七年（公元1599年）建宣文塔俗谓东塔，万历三十九年建宣文佛塔，俗称西塔。双塔凌霄，巍巍壮观，历经沧桑，而屹立如故，远望似迎宾卫士，令人肃然起敬；登临可俯瞰市寰，尽收山河城市之美。

然近百年来，西塔受损，于1984年修复。而东塔倾斜，日益严重。据测，1989年11月塔中心向西北偏离已达2.82米；1993年增至2.86米，且塔体臂裂，缝隙逾百（最宽达0.08米，最长达5米），两侧下沉，高低不匀（总差异达0.68米）情况危急，令人忧虑！

对此，党和政府分外重视。1994年5月，中共太原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决定，抢修危塔，组成机构，制定方案。在省市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参与支持下，由太原市文管会全面组织实施。据其十年观察之资料，六次论证，几经协商，采纳国家文物局专家意见，邀杭州曹氏建筑物到偏研究所负责纠偏，并签订合同。1995年7月16日，曹时中所长携施工队伍进驻工地，采用沉井之法，凿土并六眼于塔基之东南侧，科学操作，井下施工，历时40日，竟使高54米，基径12.5米之斜塔，骤然挺直。8月25日，纠偏告成，倾斜度由2.86米，缩小为0.86米，纠回2米。10月25日，经鉴定验收毕。曹氏纠偏技术，可谓神矣！笔者有幸井下探秘，然知其为技术专利，不可明言也。

越明年，为巩固纠偏之成果，又进行了加固修缮工程。塔基加固，打桩围箍，灰土筋带，防水渗透。塔檐斗拱，精心修补，处理弥合，内设钢混。塔刹归正，塔身加固，层层钻孔，加施锚杆，槽钢固定，整体修复。遵循传统工艺，采用现代手段，使到偏修缮后之东塔，塔体塔檐之原貌原构，原有手法及雕造风格得以保持，预期效果完全实现。此工程于1997年9月26日告竣。

值此东塔创建400周年之际，勒石以记。
杨瑞武 撰文
赵进进 书丹
安荣杰 镌
中国共产党太原市委
太原市人民政府
1999年4月15日



曾撰碑文 纠偏

杨瑞武

亲历“七一”盛典

周钰宸

今年7月1日，我作为一名少先队员，光荣地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，作为千人献词团中的一员，在天安门广场向党深情告白，致以青春的礼赞。

能参加如此盛大的庆典，背后的准备、付出一定是艰辛的。早在4月初，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开始参加献词演练集训。记得有一次训练，我和队友们已经在室外站立了一小时，感觉很疲惫。此时，风儿从轻拂面庞到吹动树枝，雨点滴落下来。雨带来凉意，我的困倦一扫而空，又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……

志在千秋，百年仍是少年。在党的生日这一天，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与少先队员、共青团员代表集体献词。当我们共同喊出“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”时，嘹亮的声音响彻全场，我心中涌动起难以言表的激动，更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这是我们青少年的心声和誓言。我心中的自豪早已超越之前训练的艰辛，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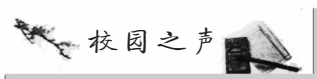
随后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。他在讲话

中说：“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、不畏强暴的人民，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。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、压迫、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，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同时，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、压迫、奴役我们，谁妄想这样干，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！”此时，我和周围的队员们发出了经久不息的呼喊，一同为党感到骄傲。

中国强起来了！我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庆生，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。

在金水桥前，我许下一个愿望——我要成为更好的少年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献出自己的力量：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！

（作者为北京市东城区文汇中学初一二班学生）



我编歌谣育孙辈

韩长锦

来教他们传唱，这样他们不但很快就记住了，还能有针对性地唱给有此毛病的娃娃听，其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全家人都始料未及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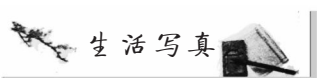
比如针对小孙子不讲卫生，我这样写道：“脸儿不洗让，鼻涕不让擦；左边抹一把，右边抹一把，长出两撇胡，样子脏又怕；活像一只小野猫，没人跟你再玩耍，怕你胡子扎！”

针对小外孙女动辄骂人，我教她学：“刚刚学说话，就会把人骂；脏话花样多，小嘴叭叭叭；周围小朋友，谁也不理她；手扳脸蛋将她羞，骂人不是好娃娃！”

对于小外孙和谁也玩不到一起的孤僻性格，我唱给他：“不眼帮，不合群；玩绳他嫌累，骑车他说晕；大家玩得都高兴，他在一旁没精神；快来吧，小大人，热热闹闹一起玩，笑得才开心！”

编好歌谣之后，我先征求老伴和子女们的意见，经过大家点头认可，我就教给几个小家伙。不论是针对谁的，大家一起学，一起背，待他们背熟了，也领会其中的意思了，我就套用一些老的儿歌调子，教他们唱。又背又唱，其激励作用更大，效果更为明显，因为他们虽然年纪小，也都有各自的自尊心。别话说，这一招真灵，远比那些干巴巴的说教管用，通过观察，在他们几个身上最明显的毛病，很快就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。

尝到甜头后，我一发而不可收，继续编写育孙歌谣，不仅针对我家的三个娃娃，对于左邻右舍小朋友的缺点一经发现，我也编写传唱，受到了普遍欢迎。育孙歌谣写得多了，为了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，我便择优向外投稿，有的还真被一些报刊所采用，比如《燕赵老年报》《小学生报》《提前读写报》等就曾刊登过我编写的歌谣，这就更加鼓舞了我编写育孙歌谣的劲头和热情，同时编写育孙歌谣也让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，自己一点儿也不觉得老啊。



我在一所中学教书，这几天正出中考结果，不由想起我中考那年的情景。

当时，父母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，母亲专门照顾我的饮食起居，父亲在县城一家公司上班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。

为了我能有足够的体力应对繁重的考前复习，父亲甚至到书店买了一本营养食谱给母亲当参考书，让母亲按照上面的菜谱给我做一日四餐（晚上有一顿夜宵）。到了晚上，父母不看电视，打电话要到外面，甚至连说话都低声细语的，生怕影响我学习。

父母越是如此小心翼翼，我越是感到不安，倍感压力巨大。父母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若是我在中考中铩羽而归、败走麦城，父母会遭受怎样的沉重打击？我每天被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纠缠着，情绪日渐焦虑，夜里经常失眠。我越是想集中精力学习，越是集中不起来，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烦躁。

父亲看到了我情绪上的变化，一天晚上，父亲对正在伏案学习的我说：“航航，爸爸陪你散会步吧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清醒清醒大脑！”我也感觉脑子里一团糨糊，于是起身和父亲去广场散步。

静谧的夜空，繁星点点，我和父亲一边散步一边聊天。

我试探地问父亲：“如果我今年考不上重点高中咋办？”父亲平静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上普通高中也不错。”我又问：“如果我连普通高中也考不上呢？”父亲看了我一下，说：“那也没关系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上学又不是唯一的出路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心上压着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我感到浑身上下轻松了些了，那种焦躁的情绪和沉重的压力顿时减少了许多。

那以后，父亲每晚都会陪我出去散步，依然是一边散步一边聊天。但父亲从不和我谈及与中考有关的话题，也从不说不一些激励我的话语。父亲经常给我讲他一天里遇到的有趣的事情，或给我讲一些笑话，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，心情愉悦。

父亲每晚陪我散步，直到我中考结束才终止。中考结束的当晚，父亲自陪读以来第一次问我与中考有关的问题。父亲问我：“航航，考得怎么样？能考上重点高中不？”我试探地说：“爸爸，我可能要让你和妈妈失望了，我顶多也就能考上普通高中，以后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人。”

然而，我从父亲脸上并没有看到太多失望的表情，父亲淡然地说：“考不上重点高中、不能上大学都不重要，只要你生活幸福快乐就好！其实，做个普通人也挺好的，就像我和你妈妈，不是一样生活得很快幸福吗？”

“爸爸，我逗你呢！我考得还算不错，起码能上一所市级重点高中。”看着父亲一本正经开导我的样子，我忍俊不禁。

那年中考，我考上了一所省级重点中学，而后又在高考中考上了省内一所师范学院，本科毕业后分在省城的一所中学教书。

直到今天，我都要感谢我的父亲，是父亲陪我散步为我减压，我才能取得不错的成绩。在此，我也想对在这次中考中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学生与家长说一句：放下包袱，未来可期！



我们老两口有一儿两女，子女们婚后又各自育有一娃，大家庭的人口就陆续增加到两位数了。每到节假日，我家就非常热闹。

孙辈们一天天长大，他们的教育问题就越来越提上了日程，眼见着一个调皮捣蛋哭哭闹闹不听话，相互找茬生事斗嘴打架耍蛮横，怎么办？他们的父母在自己的小家里说话还灵，一来到大家里孩子们就不听话了，因为我们有老两口给撑腰啊，小家伙一个比一个硬气。这样放任下去肯定不行，进行说教吧，当面点头答应，转过身就全忘记了，完全起不到作用，我因此很是伤了一阵子脑筋。

还是老伴机灵，她对我说：“你不是咱们这里的‘笔杆子’吗？何不编些歌谣教他们唱，可能作用会更大些，效果会更好些。”经她这么一点拨，我也开窍了，于是就对症下药，有的放矢，动脑动手编写育孙歌谣，用大家都熟悉的老调调

放下包袱 未来可期

佟雨航